

“我三五年就回来，等着我吧！”1933年，江西省于都县车溪乡青年王金长，辞别新婚20天的妻子段桂秀参加红军，此后便杳无音信。90多年过去了，为了这句“等着我”，段桂秀无怨无悔，从青丝守成白发。如今，106岁的她还在默默守望——

有一种爱叫等待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肖力民 特约记者 刘宗炎

“段奶奶，我们来看您了。”11月30日，江西省于都县车溪乡坝脑村106岁红军烈士遗孀段桂秀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——烈士孟祥斌的遗孀叶庆华，她带着一份特殊的礼物来看望老人。这份礼物，就是由安徽师范大学“红色青春守护者”工作室志愿者精心绘制的段桂秀和她金长哥哥的结婚照画像。

“段奶奶，这是您和王金长烈士的结婚照画像，您看看咋样？”接过画像，段桂秀边端详边抚摸。画像上身穿红军军服、头戴红军帽的王金长英俊帅气，一如当年他从于都出发时的样子；身穿蓝色大襟褂、羞涩中带着微笑的段桂秀依偎在他身旁，满脸的幸福。看着看着，两行老泪从段桂秀写满沧桑的脸上无声滑落……



“革命都胜利了，金长哥哥咋还不回来”

“当年的红军回来啦！”1949年8月13日，对于都人民来说，是一个大喜的日子。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，被白色恐怖笼罩15年的于都县迎来了解放。得知进城的解放军就是当年战略转移的红军时，于都老百姓纷纷走上街头，夹道欢迎回家的亲人们。一时间，整个县城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那天，听闻这一喜讯的段桂秀和家人，也特地起了个大早，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来到县城。她站在欢迎的人群中，翘首以待，满心欢喜地迎接自己的金长哥哥回家。等了大半天，解放军全部进城了，也没能看到那个熟悉的身

影。段桂秀兴奋的心情一下跌落到了谷底。

段桂秀，1918年出生，在她10个月大的时候，就被父母送到王金长家做童养媳。王金长大她7岁，从小一块长大的两人，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。1933年正月，尚不满15岁的段桂秀与王金长拜堂成亲，正式成为王家的媳妇。让段桂秀没想到的是，新婚刚刚20天，王金长就作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震惊的决定——当红军去。

“我三五年就回来，等着我吧！”临别那天，在车头圩一棵大樟树下，王金长深情地对段桂秀说，并将身上仅有的

几块钱塞到她手上。段桂秀一边点头，一边将连夜赶制的一双用黄麻编织的草鞋塞进王金长的行李中。就这样，王金长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坝脑村，离开了新婚妻子。

没承想，过了一个“三五年”又一个“三五年”，离家后的王金长不仅没有回来，连个音讯也没有。那些年，段桂秀与婆婆、小叔子相依为命。家里最困难的时候，靠婆婆外出乞讨勉强维持生计。即便这样，婆婆始终把段桂秀当作亲生女儿看待，尽量让她不受委屈。这一切，段桂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。成年后的她，开始默默挑起

家庭重担，帮丈夫尽孝，替婆婆分忧。为补贴家用，段桂秀挑过石灰、卖过杂货、打过短工。100多斤的担子，对成年男子来说算不了什么，但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可谓举步维艰。段桂秀咬着牙一挑就是二三十担，羸弱的身躯被生计压弯。

打小工、干杂活尽管很艰辛，但段桂秀从来不在婆婆面前喊一声苦，说一句累。她一边忍受着苦累，一边满心期待地等待金长哥哥的归来。由于王金长始终没有回家，村里流传着各种说法，有的直接在段桂秀面前说：“金长已经死在外面了，你还是早点改嫁吧。”每每此时，段桂秀都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早就是金长哥哥的人了，这辈子都不会改嫁！”

“如今，革命都胜利了，金长哥哥咋还不回来？”望着空荡荡的街道，段桂秀怎么也想不通。



“我的金长哥哥再也回不来了”

“你等过人吗？”
“等了多久？”
“你等的人，他回来了吗？”

去年4月4日晚，于都县组织烈士亲属、立功受奖人员及参战老兵代表300余人，在长征大剧院观看大型红色文旅史诗《长征第一渡》。随着第五篇章《一生一世的守望》序幕中的这一连串追问，剧中主角英姑一生一世守望长哥的爱情故事开始倾情上演。引人入胜故事情节，让观众们完全沉浸其中，个个泪水涟涟。谢幕时，听到主持人说“英姑的原型段桂秀奶奶就在演出现场”时，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全体起立向段桂秀投来敬仰的目光。此时，老年、少年英姑和长哥的扮演者一起来到段桂秀跟前，与她紧紧拥抱着……

1953年，天天盼着丈夫归来的段桂秀，等来了王金长的革命烈士证明书。

“他在哪里牺牲的？埋在哪里了？”一张纸就能决定他的生死？面对这撕心裂肺的追问，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，只好安慰几句，便告辞了。段桂秀不相信一张薄薄的纸就决定了金长哥哥的生死，更无法将丈夫鲜活的生命与这张薄薄的纸联系起来。她坚信，她的金长哥哥一定会回来。

段桂秀选择了继续等，等到春去冬又来，一年又一年；等到皱纹爬上眼角额头，青春不再；等到婆婆去世，等到王家老宅只剩她一人，她还在等……

这期间，段桂秀把全部精力放在照顾婆婆和小叔子身上。在她的照料下，婆

婆安详离世，小叔子长大成人，娶妻生子。

1965年，在王金长离家32年之后，为了让王金长后继有人，段桂秀把小叔子的儿子过继到自己名下，当作她和王金长的孩子，取名王地长。那时的她，仍在期盼着与丈夫团圆、从此地久天长的那一天早日到来。

薄薄的烈士证明书，承载着段桂秀沉甸甸的爱。

“尽管我母亲不相信父亲已经牺牲，但自从收到烈士证明书后，原本活泼开朗的她变得沉默寡言，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”段桂秀的继子王地长告诉记者，因为没有生过孩子，后来又有不少人劝段桂秀改嫁，但她说什么也不愿意。她说：“金长哥哥很讲信用，他说到做到，我要一直等他回来。”家人见拗不过她，只好作罢。

“直到2019年，她都不相信王金长的死讯。每次见面，她总问我：‘王金长在哪里？’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。”车溪乡民政所长郭湖北和段桂秀因工作结缘，与老人建立了一份超越血缘的亲情。那些年，段桂秀每次来民政所领抚恤金，郭湖北都为她端茶倒水，陪她聊天，就像对家里老人一样。面对段桂秀每次都要重复的问题，郭湖北决定让段桂秀知道王金长在哪里。

2019年5月的一天，郭湖北带着段桂秀来到于都县烈士纪念馆。走进纪念馆，看到一座红军雕像，段桂秀激动地对他说：“那个骑马的，长得很高的红军就是我金长哥哥。”

在烈士英名墙前，郭湖北指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中的“王金长”，对段桂秀说：“这上面都是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的名字，您的金长哥哥在这里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段桂秀先是一怔，然后一下子趴在英名墙上失声痛哭……

那一刻，段桂秀才真正相信，自己的金长哥哥再也回不来了。



“金长哥哥要是能看到这些，该有多好”

坝脑村南临梅江河，北靠车头嶂，地势平坦。一条蜿蜒的柏油路，将一幢幢错落有致的小康楼与千年古树、古建筑串联在一起，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。

走进段桂秀家门前的小广场，一幅题为《守望》的巨型壁画让记者心头一颤：梅江河畔，大樟树下，一位老人牵着小女孩眺望远方，默默等待着某个人……

“只要天气好，段奶奶几乎每天都要到这里坐坐，看着壁画，晒晒太阳。”车溪乡项目办主任谢煌生说，壁画是乡里的干部群众自发为老人捐建的，呈现的是段奶奶牵着曾孙女等地金长哥哥

的情景。如今，这里成了开展党史军史教育、国防教育的场所和网红打卡地。

“外面冷，快进屋……”正在房间整理衣物的段桂秀听到有人进来，赶忙从房间走出来。106岁的她，一身蓝色布衣，耳聪目明，精神矍铄，乐呵呵地招呼大家。

“感谢党和政府让我过上了好日子……”提起这些年的生活，段桂秀十分开心。她告诉记者，她每年有几万元的抚恤金，每月还有养老金、高龄补贴，医疗费全部报销。2016年，她家被政府列为旧房改造对象，一次性补助4

万元。现在住进了3层楼房，冰箱、空调、电视等家电一应俱全……

“这是天安门！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……”2021年“五一”小长假，从未出过远门的段桂秀，从于都来到天安门广场参观。回到家乡后，远乡近邻纷纷上门，请段桂秀讲讲去北京的见闻。她高兴地说：“没看过的看过了，没坐过的坐过了，没吃过的也吃过了。金长哥哥要是能看到这些，该有多好，我是在替他享福呢……”

2022年，为了帮助段桂秀实现“见到”王金长的心愿，在于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牵线下，南昌瓷板画研究中心画

家喻荣华先后两次来到段桂秀家，根据段桂秀的描述和王金长弟弟王承连的老照片，以及王金长烈士家族成员的长相，绘出了王金长烈士的画像。而后，经过高温烧制，制成瓷板画像。捧着王金长的画像，段桂秀激动地说：“金长哥哥，我可以天天看你了！”

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肖洲华耗时数月，用AI技术让王金长与段桂秀实现“重逢”。看到视频中，王金长还是当年那样的年轻，双目含情地紧紧拥抱着自己，段桂秀热泪盈眶。

“九十载三万日青丝成雪未有悔，一百岁两世纪芳心永鼎乃无私。”走出段桂秀家，回首与老人告别，再读门框上的这副对联。这，不正是段桂秀一生的真实写照吗？！



图①：段桂秀家外墙上的壁画《守望》。 彭成金摄
图②：段桂秀与王金长烈士的结婚照画像。 马宝军绘
图③：段桂秀与大型红色文旅史诗《长征第一渡》中老年英姑扮演者（右一）交流。 肖力民摄
图④：段桂秀经常拿着王金长的烈士证明书端详。 彭成金摄
图⑤：段桂秀在于都县烈士纪念馆王金长烈士衣冠冢前祭拜。 肖洲华摄
肖力民摄
管冬梅摄
郭湖北摄



版式设计：唐 硕